

纽约时报畅销书

蓝色航迹



追寻库克船长之旅

[美] 托尼·霍维茨 著

世界地图出版社

蓝色航迹



追寻库克船长之旅

[美] 托尼·霍维茨 著
晏正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Copyright © 2002 by Tony Horwitz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World Affairs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色航迹: 追寻库克船长之旅/ (美) 霍维茨 (Tony Horwitz) 著;
晏正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3

ISBN 7-5012-2719-5

I. 蓝... II. ①霍... ②晏... III. 世界—概况—通俗读物

IV. K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641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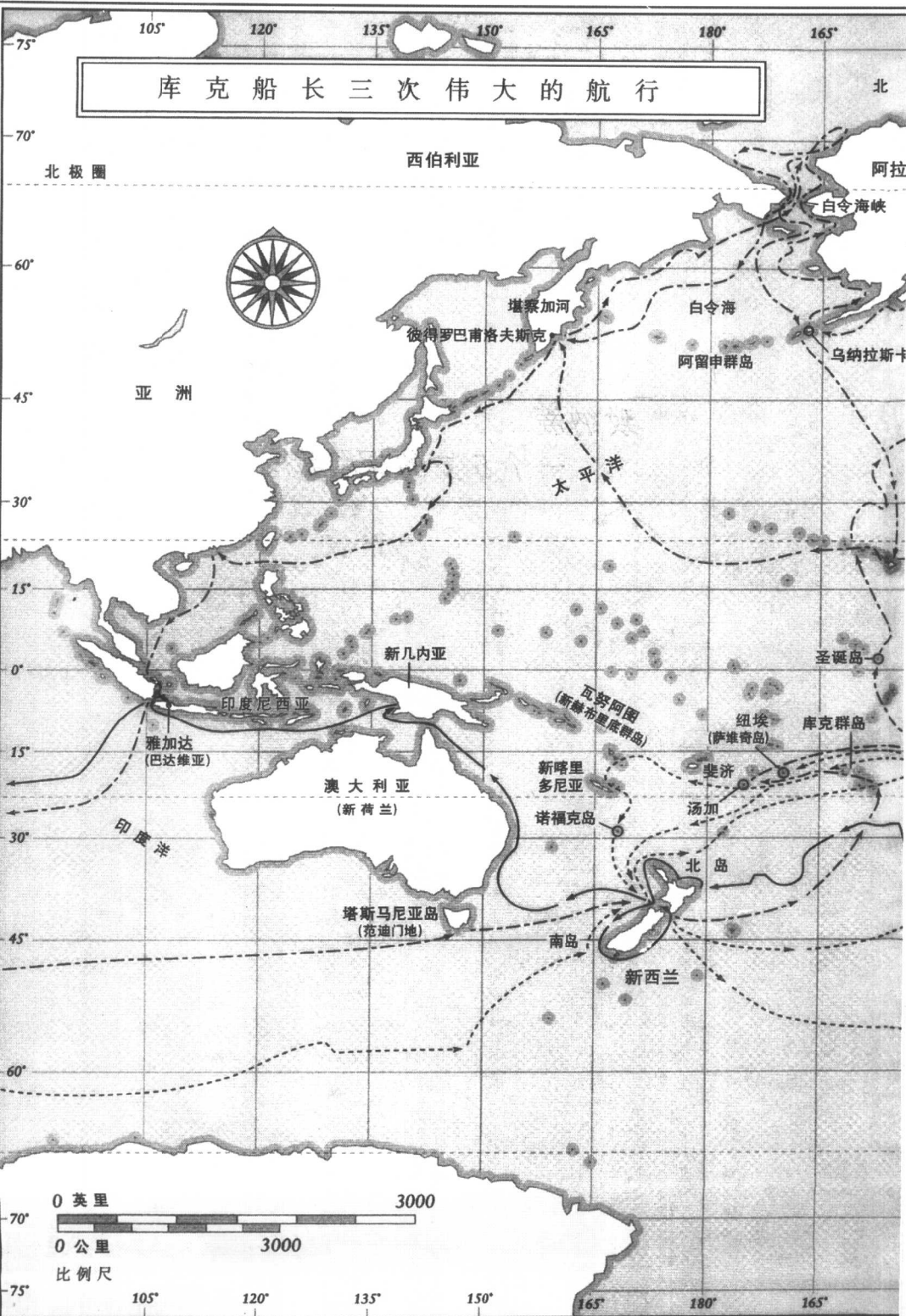
图字: 01-2003-6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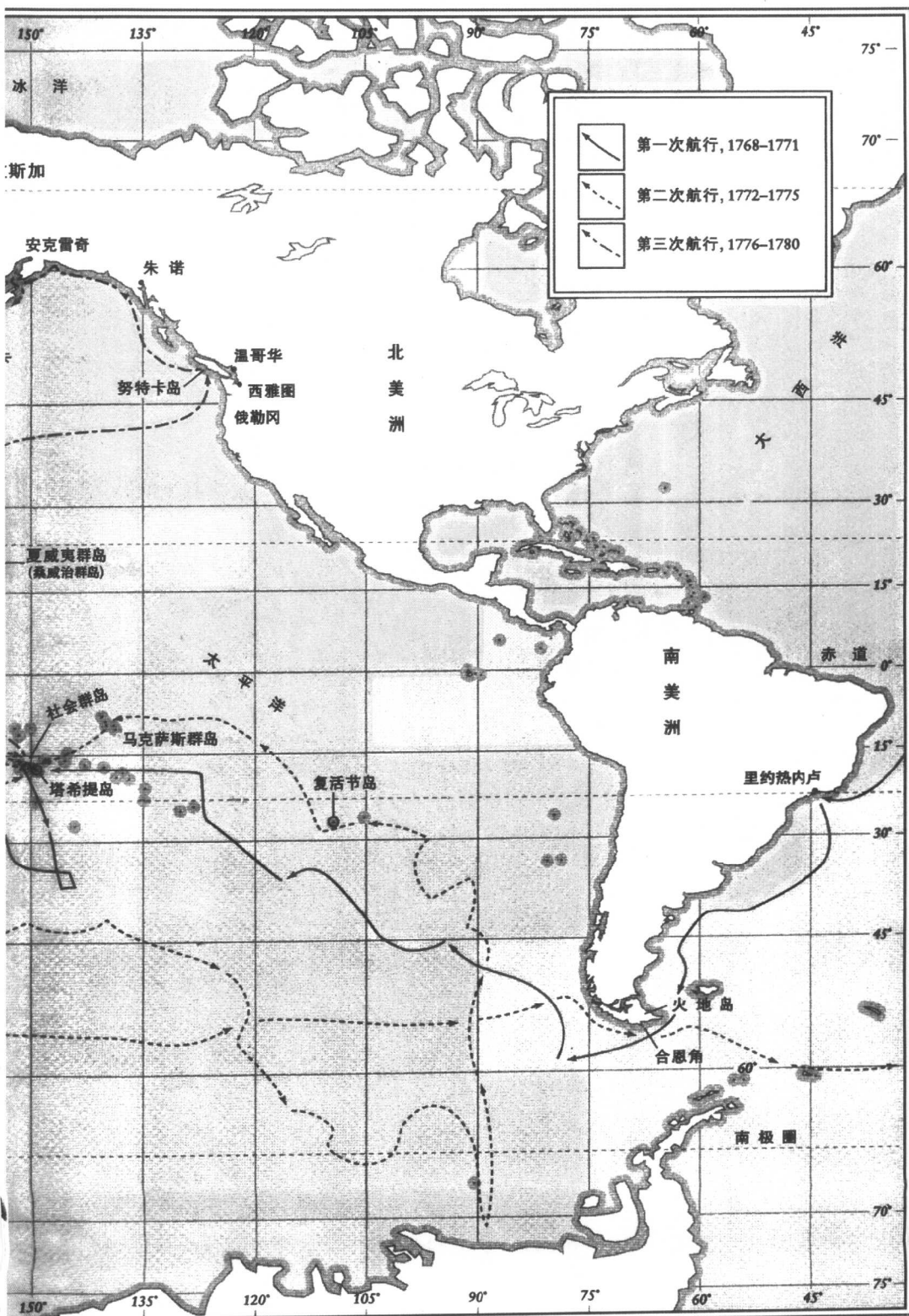
- | | |
|------|--------------------------------------------------------------------|
| 书 名 | 蓝色航迹: 追寻库克船长之旅 |
| 书名原文 | BLUE LATITUDES: Boldly Going Where Captain Cook has
Gone Before |
| 责任编辑 | 袁路明 |
| 封面设计 | 徐威明 |
| 责任出版 | 赵 玥 |
| 责任校对 | 张 琨 |
|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 地址邮编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
| 排 版 |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
| 印 刷 |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开本印张 | 970 × 640 1/16 30½ 印张 |
| 字 数 | 450 千字 |
| 版 次 | 2006 年 4 月第一版 200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
| 定 价 | 46.00 元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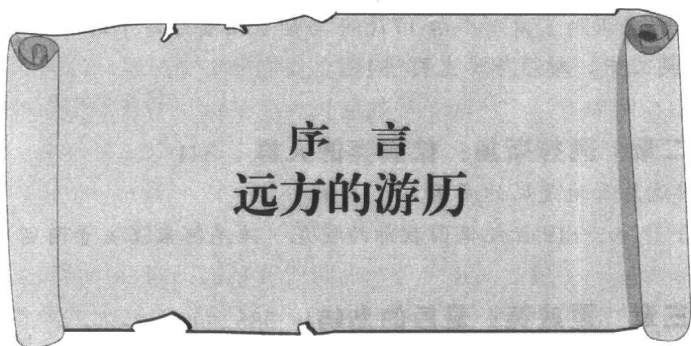
致纳蒂

一个5岁的探险者

库克船长三次伟大的航行







雄心抱负使我不仅比前人走得更远，而且远到我认为是只要人类能去的任何地方。

——詹姆斯·库克船长的航海日记

1779年2月16日夜幕落下后，一个“卡胡那”（Kahuna）或者说一个牧师划着一条独木舟靠近了国王陛下的单桅帆船“发现”号（His Majesty's Sloop Discovery）。船停靠在夏威夷海岸。这个“卡胡那”腋下夹着一个包裹登上了船，帆船的船长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erke）当着其他船员的面打开包裹，他看见“一大块肉，很快我们就认出这是一块人肉，”克拉克在他的航海日记里写道，“很显然是人大腿的一部分，大约有6~8磅重，没有一点儿骨头。”

两天前，岛上的居民在凯阿拉凯夸湾（Kealahou Bay）的熔岩形成的海岸上杀死了五名船员，并转移了尸体。从那以后，没有人看见过他们的尸骸。克拉克和他的水手们尚不知道“卡胡那”用什么毛骨悚然的东西献祭，于是问这个“卡胡那”，是否尸体的其他部分已经被吃掉了。这个夏威夷人显然被这个问题给吓坏了，难道这些英国人吃他们的敌人吗？

夏威夷人是不吃人的，这个“卡胡那”说道。他们只是把船长



的尸体切开煮熟，然后取出某些部位的骨头。他们认为这些骨头拥有神圣的权力，尸体被岛上的首领们分了，然后人肉部分就丢弃了。所以这个“卡胡那”就把这块不带骨的大腿还给了船长。克拉克写道：

“他给我们的这块去了骨头的大腿就是我们那不幸的船长的。”

詹姆斯·库克，“决心”号的船长，就是这五名在海岸上被杀的人之一。当然无法一下子就确认这块被送回来的、散发着恶臭的大腿肉就是库克的。但是，几天以后，夏威夷人又送来了另一个用羽饰斗篷包裹的包袱，里面有一些烧焦了的肢体，包括一块带着耳朵、上面还留有剪短了的头发的头皮，还有两只带有伤痕的而且很显然是用盐腌制过的人手。15年前，一个炸药包在库克船长的右手里爆炸，因此留下了一个可怕的、陷得很深的伤口。“这个明显的伤痕，”库克船长的一个助手后来写道，“在夏威夷人送来的断肢上清晰可见。”

当夏威夷人的首领们正在瓜分库克船长的骨头时，“决心”号船上的英国人也在举行一个类似的仪式。船长、大副和有身份的“绅士们”按照行船惯例瓜分并拍卖前船长的衣服和其他财产。“决心”号已经离开家乡在以前任何欧洲人都未曾涉足的海上航行有两年半的时间了，船员们很需要死去的船长所留下的有用的东西或工具等。

在2月21日的晚上，英国人下半旗志哀，船穿过了码头，敲起了丧钟，同时鸣枪十响，向他们的船长志哀告别。“怀着一切我们在当地可以表示的敬意和荣誉，我将库克船长的残肢，深深地埋藏于海底。”查尔斯·克拉克写道。

库克船长死后，克拉克继承了他的职位，指挥着“决心”号。这一年他37岁，受着肺结核的折磨，正濒临死亡。当船起锚航行时，他退回到了自己的船舱，把后甲板的指挥权交给了詹姆斯·金（James King）海军上尉和年轻优秀但脾气暴躁的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凯阿拉凯夸海湾，”金写道，“这个地方已经由于我们国家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家在这里遭遇不幸并悲剧性地死去而变得极其闻名。”

在距离凯阿拉凯夸湾半个世界远的地方，在英国约克郡



(Yorkshire) 的一块潮湿的教堂墓地里，一块孤零零的墓碑纪念着一个家庭。詹姆斯·库克船长就是在这个家庭里诞生的。墓碑上的碑文写道：“铭志玛丽 (Mary) 和玛丽, 简 (Jana) 和威廉。” 这些是家族里五岁之前夭折的成员。墓碑上还提到了库克的哥哥约翰 (John)，他死于 23 岁。第二块墓志铭记载着他的父母：“詹姆斯和格雷斯·库克 (Grace Cook) 是著名的周游世界的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的父母。库克船长于 1728 年 10 月 27 日生于马顿 (Marton)，于 1779 年 12 月 14 日在奥怀西 (Owhyhee) 遇害去世 (Owhyhee——夏威夷在当地的发音)。”

碑文上所注的去世时间并不准确。库克实际上是于 2 月 14 日死于夏威夷。尽管如此，这块墓碑比任何其他为纪念他而树立的纪念碑都更雄辩地表明了库克船长航程的遥远。库克诞生的地点离他家的墓地只有几英里远，是一座泥土和着茅草盖的小屋，样子有点儿像儿童的无檐帽。这是一种在约克郡北赖丁 (North Riding) 地区常见的建筑。农村的各种家畜在有两个房间的小屋里出出进进，脏地板上铺着麻袋和绣线菊，将潮湿阴暗的气味稍稍掩盖。

库克的父亲是一个打零工的人，可以说是英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作为打零工人的儿子，他虽然比那些还在孩提时代就夭折的兄妹来说，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算幸运了，但是要接受公共教育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从其社会地位还是地域的角度来讲，都不可能发生改变。贫穷落后的乡村生活枯燥乏味，一天从早到晚的活动半径就是在那个圈子里转，从住地到田野到教堂，最后的落脚地就是那块挤得满满的家庭墓地。

詹姆斯·库克冲破了这个圈子。他十来岁时，从家庭出走来到海上。开始时，他是一个运煤船上的学徒，后来加入了皇家海军，成为一个官阶低下的准船员。从这里他努力奋斗，终于升到海军里一个较高的职位，并进入了伦敦知识界的高层组织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但是库克最伟大的业绩还是在他 40 岁时所做的三次史诗般的航海探险。40 多岁的年龄在当今只是人到中年，而在 18 世纪时，却已是接近坟墓的年龄了。

1768 年，当库克第一次登船出海时，世界地图上大致有三分之



一是空白的，或者说还留给人们幻想、猜测的空间，诸如海怪、巴塔哥尼亚（Patagonian）的巨人种族、虚幻的大陆等。库克驾驶着他那条小木船来到了这些现代文明尚未涉足的空白，而且安全返回来了。三年以后，他绘制出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都还在使用的非常精确的海图。

库克在他的后两次航行中，从北极到南极，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到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从美洲西北海岸至遥远的西伯利亚的东北海岸，他游遍了全球。直到他去世时，他一直在海上航行。库克在他的航海生涯中一共航行了20多万英里，大约相当于绕赤道八周或是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奥怀西（夏威夷）是一个洒满了阳光的天堂。在库克来到之前，西方人从来不知道它的存在。从他出生的时候，库克似乎注定要葬在约克郡那沉闷的墓地，但他却走到了奥怀西这个终点。

库克不仅重新绘制了世界的地图，塑造了非常像我们当今所了解的地球的形象，而且改变了西方人对自然和人类的看法。他在“努力”号船上所做的首次太平洋航行也是英国历史上的首次科学探索航行。船上有涉及各类学科的专家、科学家、艺术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学家等。船上的植物学家收集了大量的奇异花草，其品种之多，使当时西方人已知植物种类的数目扩大了四分之一。这次航行为生物物种的多样化输入了崭新的观念。同时这次航行也产生了很多在科学探索方面走在前面的人，例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后来他在“小猎犬”号（Beagle）船上，沿着当年“努力”号（Endeavour）的航迹又进行新的科学探索。

同样，库克和他的船员们所写的日记和著作以及他们所收集的被他们称之为“人造的新奇事物”的各种土特产，使西方人对那些他们所不熟悉、不了解的民族大为惊诧，例如塔希提人的色情舞蹈、表演性舞蹈的人、新西兰毛利人的食人生番、身体上画着各种色彩图案的土著人等。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的“纹身”装饰，其词汇 tattoo，或称“taboo”现在都已被收入到西方的词典中。伦敦一家妓院的老鸨为她的客人们提供了一个色情表演，名曰“仙女成林”，就是源于库克在塔希提（Tahiti）亲眼看到的那种仪式化了的性活动。诗人



和哲学家把南半球的大海当做自由欧洲的对称点。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美国的革命战争期间发表了一道特别命令，要求美国海军要把库克和他的船员们当做朋友，而不是作为敌人来对待。

库克的航海探险对于所经过的地方和那里生活的人们所带来的影响与其对西方的影响一样深远，更具摧枯拉朽的破坏之势。当时正值英国革命的高潮时期，蒸汽机车和纺织正是在库克开始他的第一次太平洋航海时出现的。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 ~ 1790,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名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于1776年发表时，正值库克开始他的最后一次航海。库克对新大陆的探索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萌芽状态的经济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当然，与此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捕鲸船队、传教士、商品、文化、酒、枪械、性病和天花等。

对于库克先驱般的航海探索，我们一直认为，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正如历史学家伯纳德·史密斯（Bernard Smith）所评论的，“通过他比任何其他人更多的努力，使人们对于世界有了整体的了解”。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与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几乎对于库克船长无甚了解。除了五年级上地理课时曾听到过他的名字外，对他的经历所包含的意义并不理解，只是从“星际旅行”（Star Trek）中可以感受到库克的探险经历。对于一个生长在甚至月球都已被征服的年代里的乡村孩子，每当打开电视，听到电视里的开场白说道：“‘企业’号飞船（Starship Enterprise）开始了它的航程。它的长达五年的任务就是探索新世界，寻找新的生命和新的文明，大胆探索前人所不曾去过的地方。”我总是为之激动不已。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星际旅行”实际上是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詹姆斯·库克船长、詹姆斯·柯克（James Kirk）船长、“努力”号、“企业”号（The Enterprise）。库克，这个约克郡乡下孩子在他的航海日记里写道，“要比任何人都走得远”；柯克，艾奥瓦州（Iowa）乡下的孩子在他的飞行日记里写道，“去前人从未去过的地方”。库克在自然学家、医生、枪手、红夹克的水手的陪同



下愉快地将船划向岸边；柯克和科学工程师斯伯格、麦克科依博士以及那些扛着分相仪、穿着红衫的无名小卒一起欢快地飞向新星球。从理论上讲，两个船长都是去探索和描绘而不是去征服或改变新大陆。

在我 20 岁时，我与一个澳大利亚姑娘相爱，于是随她来到了悉尼。杰拉尔德丁（Geraldine）和我在离库克和他的船员们于 1770 年在澳大利亚登陆地点仅几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一间房子。当时库克和他的伙伴们成为第一批在澳大利亚东岸登陆的欧洲人。我们住地四周的环境是不错的，但有些容易让人迷失方向。炽热的太阳挂在北方的上空，到处生长着橡胶树，树干上覆盖着的不是树叶，而是点滴流淌的树胶；夜里，果蝠在无花果树丛里吱吱直叫。有一天，在一个文物考古书店里，我找到一本库克船长的航海日记印刷本。书中有 200 年前他对这片奇异土地的印象。

“一只灰色猎狗大小的淡鼠皮色的动物，其形状从各方面看都像条狗。”库克在他的日记里形容他在靠近海边的地方看见的飞奔而过的动物，“我差点儿把它当做一条野狗，但是它走或跑起来却像野兔或鹿一样地跳跃着。”库克也不知道这种奇怪的野兽叫什么名字，他干脆称它为“这动物”。后来，他用当地的词给这个动物起了个名字叫“Kanguru”。“努力”号后来将它的头骨和一张兽皮带回了英国。这就是西方第一个袋鼠的标本。这个标本在伦敦博物馆里展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闪电战所毁。使库克和他的伙伴更为惊奇的是，那些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Aborigines）几乎是全裸的，甚至连一条缠腰的带子都不系。他们对于现代的东西，对欧洲那些日用品、商品全然鄙弃，不屑一顾。当然，对于“努力”号这些来自文明世界的现代人来说，土著人是原始的、不开化的象征。但是库克对这些土著人却持有较为理性和人道的看法。“他们对于现代欧洲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必需的还是多余的都浑然不知，他们非常安于现状。”库克写道，“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受任何不平等条件干扰的宁静祥和的气氛中。”

几年后，我在我的美国家中重读了库克的这些描写。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身份在环航周游世界长达几年以后，杰拉尔德丁和我买了一幢老房子安顿下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花园。在 40 岁时，我已经疲



于外出旅行，已经是随遇而安的心态了。和我在弗吉尼亚（Virginia）家中已经朽烂的走廊一样，我的很多理想已经发霉了。偶然地在一个懒洋洋的夏天，我又捡起那本不起眼的库克航海日记。在澳大利亚时，我也只是翻翻而已，而这次，我一连几天地阅读着它。那些让人激动的情景：在塔希提岛上举行的活人祭奠或祭祀；放荡的性活动；瓦努阿图（Vanuatu，西南太平洋上的岛国）那可爱的箭鱼和毒鱼；南极洲那多得数不清的、样子忧郁、令船员心烦意乱的咕咕叫个不停的企鹅。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一个像我一样年龄的人，冷静沉着地把握着他的帆船，在那些极端危险地区航行的描述。

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英国著名日记体旅行作家、传记作家）一次在和英国著名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闲聊时说：他从库克那里得到的印象是，库克“完全被‘航海周游世界’这样一个既笼统又严肃，同时又含糊的想法给弄得兴奋不已”。当我坐在家中走廊上那张藤摇椅上阅读着这些描述时，伴随着远处割草机的隆隆响声，我也感到了同样的冲动。除了离悉尼较近的海岸以外，库克所有探索过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博拉博拉岛（Bora-Bora）、白令海（Bering Sea）、澳洲大堡礁（The Great Barrier Reef）、汤加（Tonga）、凯阿拉凯夸湾等，那迷人的、令人神往的地方多得数不清。

我在想像，库克的足迹所到之处，是否当初都和今天还是一个样子。库克和他的船员们作为外来客，就好像英国人看土著人一样的陌生。当初这些太平洋的居民们是如何看待这些从海上冒出来的面色苍白的陌生人的？而现在他们的后代又是如何认识当年的库克船长的？

我想对库克本人，也对他的航海记录上每一个他所去过的地方，每一件他所做过的事情的细节都搞清楚。而这些细微情节在他的航海日记上很少有所披露。也许后来追寻着他的航迹，我能够彻底探明这个由其雄心壮志驱使走得比任何人都远的，在遥远的“奥怀西”遇害的那个乡下孩子的一切。



目 录

序言 远方的游历 4

· 雄心抱负使我不仅比前人走得更远，而且远到我认为只要人类能去的任何地方。

——詹姆斯·库克船长的航海日记

第一章 太平洋西北部：起锚前的一周 1

· 一个澳大利亚基金会按照詹姆斯·库克的第一条船仿造了一条犹如博物馆一样的船，并准备让它追寻库克的航迹去环游世界。

——托尼·霍维茨

第二章 塔希提：通向维纳斯 37

· 放荡狂欢的诱惑是比任何事情都可以想像的。

——威廉·布莱船长写在叛舰喋血之后

第三章 博拉博拉岛：市场假相 74

·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究竟是什么？我们将往哪里去？

——保罗·高更在波利尼西亚所绘壁画的名称



第四章 新西兰：武士的传统 101

· 这些食人生番，天性善良，可是他们不通人性。

——詹姆斯·库克船长的航海日记

第五章 植物湾：在纯自然的国度里 138

· 澳大利亚的历史几乎总是非常生动、独特的……它不像是一部历史，倒像是最美好的谎言。

——马克·吐温

第六章 大堡礁：失事 163

· 一般来说，水手与酒结缘太深就会丧命。

——约翰·威廉森，库克的副官

第七章 归途：一条满载病人的船 199

· 对死的恐惧是非常痛苦的。

——约瑟夫·班克斯航海日记（1770年8月16日）

第八章 野蛮岛：寻觅红香蕉 214

· 太平洋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第九章 汤加：时间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倒退 250

· 各种险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进行冒险探索的探险家。

——库克船长在汤加岛附近的迂回行驶之后

第十章 北约克郡：一个朴素热诚的人 286

· 我们了解库克航海的一切，却对他个人一无所知。

——《库克船长》，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
(Alistair Maclean, 1922~1981, 苏格兰小说家) 著



第十一章 伦敦：再次出港 322

· 我享受了一顿美餐，因为我有一个好厨师。

——詹姆斯·博斯韦尔 1776 年与船长用餐后写下的一句双关语
(英文中，厨师与库克同字)

第十二章 阿拉斯加：被遗弃的人群 341

· 这片土地是风的帝国。

——19 世纪俄国牧师约安尼·维尼阿米诺夫于阿留申群岛

第十三章 夏威夷：最后的岛屿 386

· 酋长是在陆地上行走的鲨鱼。

——夏威夷谚语

第十四章 凯阿拉凯夸湾：黑色火山岩上的忌日 417

· 我无法忘却库克的遇难，从任何角度来看，他的死都能令人灵魂升华，而且同样美好的是它唤起了那未经驯服的野性世界对自己尊严权力的索求。

——约翰·沃尔夫冈·冯·戈尔策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 ~ 1832, 著名德国剧作家) 于 1781 年

尾声 库克事业的终结 447

· 啊！多么辉煌的岁月；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离去。

——亚历山大·霍姆，船长的助手回忆库克的航海

资料来源解析 458



第一章 太平洋西北部：起锚前 的一周

一个澳大利亚基金会按照詹姆斯·库克的第一条船仿造了一条犹如博物馆一样的船，并准备让它追寻库克的航迹去环游世界。

——托尼·霍维茨

当我 13 岁时，我父母给我买了一条十英尺长的平底的二手船。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湿梦遗”（Wet Dream）。好几个夏天，我都从科德角（Cape Cod）顶风航行，想像自己是 19 世纪一个在楠塔基特海峡（Nantucket Sound，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沿海）附近捕鲸的海员。我读着《白鲸》。我在头上围了一条大手帕，甚至模仿水手在贝壳上雕刻。这种有趣的生活想像，使我忘记了一个现实：我几乎不会航海，不知如何堵塞漏洞，除了系鞋带以外，不知如何打绳结。一天，我的“湿梦遗”号触礁了，船身划了一个大裂口子，我拼命地用一个锯断的奶壶从船身里向外舀水。这时，我发现自己的捕鲸梦成为现实了，我成了《圣经》上所说的伊什梅尔（Ishmael——一个被遗弃了的人）。捕鲸船“皮廓德”号（Pequod）在我的下面下沉。

当我正在研究一份关于在国王陛下三桅船“努力”号（His Majesty's Bark Endeavour）上谋职的申请表时，我回忆起了上述这一幕。一个澳大利亚基金会按照詹姆斯·库克的第一条船仿造了一条达